

一瓢旧时光

张春波（四川）



桃花源里喝擂茶

李胜利（山西）

擂茶在南方的许多地方就有，但制作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样。其中最有名的当属“秦人擂茶”，在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风靡一时。而这擂茶就产生于著名之地——桃花源。

应好友之约，我们一行三人自驾直向桃花源。自东晋著名诗人陶渊明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问世以来，地处湘西北的桃花源便吸引着络绎不绝的中外游客。但让我向往的不是这里的美好景色、传奇故事，而是名扬中外的擂茶。

我们在一家当地有名的茶馆里坐了下来，迫不及待地让服务员为我们摆上擂茶。只见服务员快速地在我们桌上摆上了刀豆、洋姜、辣藕、薯片、黄豆、花生、糯米粳粳之类的小食品，接着微笑着介绍说：“喝擂茶，是桃花源特殊的习俗，桃花源人一般不吃午饭，以喝擂茶为主。”服务员熟练地在我们每个人面前摆上茶碗，然后在碗里放进半汤匙擂茶脚子和少许食盐。另一个姑娘拿起水壶冲入少量开水，让碗内的盐化开，紧接着便快冲一碗沸水，使擂茶脚子在旋转的水中自然冲匀。此时，我已闻到一缕缕清香扑鼻而来。我顾不上茶碗还烫，急忙端起碗来，快快喝上两口，真正领略了擂茶的味道，顿觉心胸舒畅。再细品慢咽，香、辣、咸、涩四味俱全，异香绵长。这碗擂茶下肚，顿感筋骨酥松，神态昂扬。

好友告诉我们，这擂茶在古代被人们称为三生汤，是用大米、生姜、茶叶三种原料为主制成的一种饮料。由于茶叶、生姜具有解表、驱寒湿、健脾胃之功能，因此这擂茶有药用、强身之作用。当地人把擂茶当作一长寿保健的饮品。

这时，过来一位女服务员，向我们介绍擂茶的制作方法。先将洗净的生姜、经水泡后的上好绿茶，炒至五成熟的大米备齐，放在陶制的擂钵里，用山苍子树，又叫胡椒树，树棒将其慢慢擂成浆汁状，就是“擂茶脚子”。由于山苍子树本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幽香，所以，由它擂成的脚子中，便渗透着那特有的幽香气息，脚子也因此不会因存放数日而变质变味。

当地人爱喝擂茶，我喝了一次擂茶也就忘不了。如果你来当地旅游，一定别忘喝擂茶。

曾几何时，瓢是蕴含深意哲理的化身，常常出现在典籍里。“弱水三千，只取一瓢”是红尘万念，只恋一人；“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是人间烟火中简单的快乐。可是到了水缸边，瓢就加入了千家万户的生活，一瓢水滋养着生灵万物。

“依葫芦画瓢”，对瓢来说，不是比喻刻板，而是岁月依旧，因为瓢的前身，就是葫芦。

儿时，记得母亲常念叨：“种葫芦，得福禄。”当一个个葫芦缘藤而居时，母亲经过一番仔细观察，在众多的葫芦里挑出个头最大、身板匀称结实、体形圆润饱满的一个葫芦，并扎上一根红绳作上记号，于是这个葫芦的命运

也就此改变。

初夏时节，一个又一个葫芦被母亲从青藤上摘走，变成了餐桌上的美味小菜。可那个作了记号的葫芦还在那里。后来，更多的葫芦被摘走，再后来，唯一的伙伴也被摘走成了我的玩具，它还得独自守在藤上，只有那根红绳在风中飘拂。夏日的午后，天气闷热，一切归于沉寂，那个葫芦也静立不动。它，或许有点烦躁，有些纳闷——大热天，怎么留下我独自晒太阳？那时候，时光已经把它打磨得雅致脱俗，淡青的皮泛着细腻而柔和的光泽，像一件清新秀雅的青瓷。但是，母亲认为还不到火候。扎在葫芦上的红绳，红色已悄然褪去，而葫

芦原本柔软脆薄的皮却日益坚硬，时光让它变得更加厚实耐磨，日臻完美。这个葫芦有别于其它的葫芦，从青葱的岁月，到花样的年华，再到中年的时光，它一直在藤上度过，它还需静静等待……

与季节对视，葫芦日渐成熟，也走向老迈，独守在藤上，凝神，静思，伫立。此时，寂寞已成为它的一种享受，夜阑听风雨，独看光影变，晴空和乌云、狂风和闪电都成为它的阅历，然后，它逐渐沧桑。时光在葫芦青瓷般的表皮上流淌，润浸出岁月的黄色，原本细皮嫩肉的身躯没有脱胎却已换骨，可以承受时光的锤炼和岁月的侵蚀。这个时候，葫芦也

熬到头了，就此与老藤告别。

母亲摘下葫芦，挂在屋檐下，自然风干它身体内最后一些残存的水分。这样，日后的葫芦就能长期与水为伴而不腐烂。待完全干透了，母亲用一把小小的锯，将葫芦对半剖开。偌大的葫芦早已被岁月掏空，只剩下一小团黑色的籽，等待留作来年的种子。一个葫芦变成了两个瓢，从此来到柴米油盐的人间烟火里，或是水瓢，或是米瓢，或是面瓢……

有葫芦，就有瓢。也许，葫芦做的瓢终究不能被时间豁免，会慢慢淡出我们的生活，然而那些曾被瓢盛满的光阴与历史呢？

一瓢旧时光，味虽淡，却总让人感受到岁月的温暖。

药香悠悠亦人生

郭华悦（福建）

在别的小孩对药房避之唯恐不及时，年幼的我就已经对药香情有独钟了。

旧时的中药房，多坐落于小巷深处。门是旧式的排门，早上起来，卸下门板，放在一旁；到了夜里，重新安上排门，中药房的一天也就这么过去了。碰上天晴的时候，就把中草药拿出来晒晒。店员每次挑了不同的中草药，轮流着享受阳光的恩泽。于是，每每经过巷子口，那药香便扑鼻而来。在最短的时间里，分辨出药房晒的是哪种中草药，曾是我乐此不疲的游戏。

我们与药草之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儿时，我仅仅是痴迷于中草药的香气。每回，身边有人到药房，我总跟着，图的就是打开小抽屉的那一刻，不同的药香扑面而来。长长吸一口气，顿觉神清气爽。再看着柜台里的人，用一把小巧的秤称药，手指灵活，上下翻飞，那更是赏心悦目。

后来，我识字了，开始痴迷学习各种中草药的功效。夏天，喝点苦瓜片或者晒干的金银花，火气会消；冬天里，泡点红枸杞，再加点红枣，整个人则温润了起

来。于是，对中草药的神奇，不禁心生赞叹。

而如今，于我而言，中草药更像是一本书。

不同的中草药，是不同的书。很多中草药的名字，都颇富意味。就像独活，可祛风消寒。但人与物，有时颇有点异曲同工。抱团的，多半是碌碌之众，只能以量取胜；能“独”着，且乐在其中的，多是气场强大。所以，独活尽管是好东西，但气虚体虚之人，却不能服用。一旦“虚”，寡阴，无以和阳，若是服下独活，反倒会过燥。

所以，别看是一株药草，也像

人，也像生活。

因此，以中草药喻人生，也就成了文人墨客笔下乐此不疲的趣事。各种隐晦的意义借着中草药之性之名，隐隐约约地有了破壳而出的意思。那种欲出而未出的意境，更像是水墨画的风格，话不说十分满，而是留有余韵，供读者听者细细品味。

药香悠悠，少时用闻，如今却用品。这就像读一本书，年少时流于表面，后来则深入其中。只是，一株药草，一本书，能读出什么，悟到什么程度，还得看有心之人，把内心修到了哪一层。

母爱如苦瓜

钱永广（安徽）

每年春夏之交，就到了种瓜时节，这个时候，远在农村老家的母亲，就会在她菜园子里忙着种瓜种菜了。

母亲的菜园子在老家祖屋的东南角，本是靠近井边的一块荒地。母亲用锄头和铁镐在那儿开辟了一块菜地。在这块菜地里，母亲种了不少品种的瓜和菜，而在所有的瓜中，母亲最爱种的就是苦瓜。

母亲喜欢种苦瓜，自有一套经验。每年春天育种前，她总要把地深挖一次。接着就把事前准备好的苦瓜种子，种进有土壤的花盆并进行光照催苗。待瓜苗长出四片叶子后，就可以移栽进菜地了。母亲说，苦瓜喜欢潮湿的环境但并不喜欢积水，所以在移苗时，母亲总要花费好大气力在菜地里挖出一条条排水沟。

把瓜苗移植进菜地后，母亲

每天早晚都会给瓜苗浇水。随着气温越来越高，苦瓜苗越长越高，母亲就会找来很多竹枝，给它们搭架子。母亲很细心，搭好架子后，她还用毛线绳把幼苗绑在架子上，母亲说，不能绑得太紧，这样既可以防止大风把瓜苗刮倒，还能起到相对固定作用。在母亲的悉心呵护下，苦瓜应时开花，结果，要不了多久，一不留意，你就会发现那些用竹枝搭的瓜架子的绿叶里，窜出一条条青绿的苦瓜。

母亲爱种苦瓜，自然爱吃苦瓜菜，但这都是因为我爱吃苦瓜。苦瓜成熟时，母亲常常一个电话打给我，叫我带上一包酸菜回老家，我就知道母亲是要做我最爱吃的苦瓜了。等我到家时，母亲早已将几只苦瓜洗净切成了小段，就等我的酸菜了。苦瓜炒酸菜，苦中带酸，味道别具，十分下饭。

母亲最拿手的苦瓜菜是苦瓜塞肉。小时候家里穷，母亲一般是不做这道菜的。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吃肉早已不是问题。这些年来，母亲每次进城都会从老家带几只苦瓜来，专门做苦瓜塞肉。在厨房里，只见母亲把几个苦瓜洗净后切去两头，然后用细长勺挖去里面的籽囊，再把苦瓜切成几个小段，放入水中焯水，去除苦味。接着，打几只鸡蛋放入碗里搅拌均匀，再把鸡蛋汁倒入肉末里搅拌均匀，然后将其灌到苦瓜段里面。这个时候，母亲会再用之前准备的淀粉，将苦瓜的两端封口，放到油锅中煎炸。不一会儿，厨房里就香味扑鼻，待到两面煎至淡黄色，咬上一口，油而不腻，清脆爽口。

母亲做的苦瓜塞肉，吃起来让人回味无穷，儿子每次吃了后常念叨母亲的好。可母亲住

在农村老家，只能偶尔进城来做这一道给我们尝尝鲜。有两次，妻子学着母亲的样，尝试着做这道菜，可儿子总说味道没有母亲做得正。有时，母亲托人进城带来苦瓜给我们，我也只会做做简单的苦瓜炒肉片，再复杂一点的，就是妻子做的苦瓜煮鱼和苦瓜排骨汤，可煮出来的鱼和炖出来的汤，总是缺少了母亲做菜时才有的味道。

“古径苔生路已差，无根树上发空花。一番花落成空果，信手拈来是苦瓜。”每次回老家，我看到母亲种的苦瓜，就会想起似乎专门为母亲门前的苦瓜而作的这首诗。见我这几年不断增加的体重和升高的血压，母亲常念叨“常吃点儿苦瓜，能清热，减肥降压”，原来母亲对我的爱，也如苦瓜一样，在护佑着我，并滋养着我的身体。

走在田垄上的父亲（外两首）

丁太如（江苏）

散落的时间碎片
被谁俯身轻轻地捡起
别在跋涉的行囊中
我嗅觉到浓郁的乡愁
漫过眺望的目光
那是远方虔诚的期待

总有一种声音被打动
总有一种情怀被碾压
无法喻起眼角闪烁的泪花
所有的情节就已刻骨铭心
无法践行最初的诺言
所有的感动便已如期而至

悬挂于窗帘之上的风铃
依旧在摆动着内心的情愫
闪身掠过的阳光
已深深地刺痛琴弦上的音符
而被信手采撷的旋律
却让整个夏日变得骚动不安

迎面而来的蛙声
无法掩饰田垄上父亲的耕耘
唯有把金属冰冷思想
穿越黑色的土层
仿佛切入肌肤的思念
总也无法打捞被一遍遍翻晒的记忆

故乡的那扇门

沿着故乡的沟沟壑壑
寻找被雷声戳破的乡情
一些故事总是曲曲折折
把擦肩而过的雨季
擦拭得没有一丝云彩
唯有村口的那棵老槐树
警觉地伫立在生命风景中

当被风儿吹起的柳絮
纷扬在陡峭山岩间
那熟透在水域的光芒
便有了五颜六色的灵感
一如父亲深深浅浅的脚步
成为我一生追寻的高度
延续在风情四溢流浪的梦中

故乡的那扇门始终打开
是在期待游子的回归
还是想把茂密的歌声放飞
两岸的芦苇早已花白了两鬓
是谁还在这无标题的黄昏
复活着内心一阵阵的颤栗
是谁还在这温馨的家园
吟诵着那首别离的诗句

季节的感恩

黑夜中的那盏灯
被谁悄然地熄灭
还没有来得及看清楚
洋溢在你脸庞的笑容
身影便已变得行色匆匆

记得多少次灯光下的阅读
都是一种精神
那是你谆谆的教诲
犹如生命的血液
流淌于我的脉搏
每一次感悟
都有酸甜苦辣

而今，青春早已不在
残留在空间的那把红吉他
却怎么也弹不出最初的音律
有一种来自记忆深处的感恩
撩动着思念的思绪
就像扎根大地的歌谣
每一次吟唱都回味无穷

驻足于茂密的田垄间
泥土的沁人芳香阵阵袭来
一如守望的村庄
总在不动深色中接近季节的轮回
而每一次的颤动
又都是那么逼真
而每一次的祈祷
又都是那么的虔诚与从容

